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和靖集卷五至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和靖集卷五

宋 尹焞 撰

師説上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時敏他日問進德之序先生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主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

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為譊譊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為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繞役心於此則不可為學矣

先生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若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歟

先生曰君子之為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泛問而遠思豈

有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偲偲是朋友

先生曰孔孟之門所以有大過人者只是盡誠公且看孔子閒居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所樂者蓋樂四子畧無偽飾至子路終不得其死則見於行行其有偽乎

先生曰孔孟門第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穿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

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於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却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

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先生曰孟子稱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為能以小事大兩句若不相干數日後復申前說時敏曰莫是仁智自此可見以吾之大事彼之小非仁者不能葢勢雖可為而不忍為此所謂樂天以小事大但勢不敵勉事之而已所謂知者知之也故曰畏天先生曰是也王伯之分於此可見

先生曰孟子之書讀來讀去不覺快活時敏問如何先

生曰公且看關一也古為關以禦暴今為關以為暴為
暴大段不干事
先生曰明道說萬取千千取百最好齊語謂其處取其
處遠近
先生曰孟子浩然之氣若非公孫丑之問終不發出來
丑可謂有功矣
時敏問周公須得兼三王如何先生曰此聖人之功也
呂紫微書問配義與道道義如何分先生曰道是總名

義則見於事

時敏問許大伊尹孟子只看一箇任字與之恐不足以盡伊尹先生曰不然孟子說話字字要秤停賢看他在畎畆時只知以堯舜之道自任及幡然而起則以天下自任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非任而何

先生曰孟子說話字字秤停不肯妄與如曰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

已從人喜與拜固自不同況能舍己從人其氣象又大矣非孟子誰識之

先生曰孟子大段好文字時敏請益先生曰孟子只要說箇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直自離婁之明說來三代以後那有這文字

時敏問責難如何是恭陳善閉邪如何是敬先生曰敬主内言陳不陳在我恭主外言聽不聽在君在我者不可不敬在君則當致恭而已故孔子言九思事思敬貌

思恭孟子亦曰我非堯舜之道不陳莫如我敬王也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便自與孟子不同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子未免言焉孟子便别曰吾之不遇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正與公伯寮愬子路意同

時敏問養生何故不足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父母之生好惡取捨猶有言焉孝子則順其志而已可也故未足以當大事及其亡也子無所請親無所

言好惡取捨之心親之心始足盡其事而已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時敏問告子生之謂性如何先生曰生之謂性說得自是白玉白羽白雪其白一也只是被孟子以牛之性人之性爲問便錯了倒了只是内不明

時敏問易傳解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引始終條理其義何如先生曰此一段孟子別解得分明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故譬則巧令人運用智巧以求合乎事意者皆

是矣至於終條理者須是聖人之事也故譬則力智巧不侔焉易曰可與幾者便是智之事也可與存義者便是聖之事也孟子尚慮人未曉直以射譬之曰其至者雖爾力量之所及其中則非力也用巧而已三子自巧至聖皆得一偏若孔子則集大成矣故集大成孟子指為孔子而言所謂集者非取諸三子也

先生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此孟子說盡井卦孰謂孟子尤長於詩書要看易先讀孟子一遍

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先生曰德壽問其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其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其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君便是獨夫若尹

其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先生謂時敏曰齊宣王問湯武之事有諸孟子對以一夫蓋以警當時時君若土芥一段孟子告齊宣之語此告字當如書入告爾后之告同言君臣義合報施之道必爾亦所以深曉時君也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来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時敏請論語先生曰須莊敬見得如弟子之問孔子之答又見得弟子之言與孔子之言亦自有輕重因曰某昔在伊川席下一日問某曰賢看論語如何某曰看論語句句是實伊川曰善自涵養

先生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紫微呂公領子文同問學於先生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呂即令

文起拜而書之紳

時敏侍坐有蚵蛟出於籬下先生指之曰天地之間無物不養此雖細微在所不棄因曰某往年在伊川席下張思叔亦在其間先生人不可以無一箇量先生曰賢要量如何大某曰須是如江河大先生曰聖人之量有甚窮盡某曰先生何以見其無窮盡先生曰於孔子見之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若他人須着一箇小人字賢且看聖人之量如何大

時敏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先生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則天時一變先王制禮設為中制使知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三年無改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則改之何速也先生久之曰賢讀書不子細鯀九載績用不成堯誅之堯崩三年喪畢舜始命禹以平水土何止三年時敏歸以語呂文呂曰子細二字極好故呂教人必以子細先生教人

全在涵養

時敏問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一段望先生番教先生曰賢且讀教向法分明曰禮之用是一句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言君子小人皆得行此以和為重也却有所不行者知和矣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要以禮為重也大抵讀書須是句法分明下一字重

時敏問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好字欲如仁者能好人之好同如何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只是孝弟順德也順德自無犯上况作亂乎省試出克己復禮為仁論叅詳朱希直來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歸仁先生曰天下那有兩箇道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到那誠處天下自然歸仁朱退時敏問如何誠處便天下歸仁先生曰孔子只說仁不說誠子思孟子說出誠來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到那誠處便是仁天下安能外此哉故曰歸仁

先生曰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一段極好玩味且周自稷封邰至大王自邠遷岐其時已自為西伯文王受命之祖三分天下有二非取諸殷也非取諸殷而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不失臣節此所以為至德也歟又如舜白手將一箇天下與禹兩聖人氣象如何地大故曰舜文若合符節

時敏問子在川上一段先儒有以死生為言者其說如何先生曰不如此其甞以此問伊川伊川曰此葢形容道之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其亦引觧在第九篇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麤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禄分今来分先生禄食大段僭越豈問麤糲先生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為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先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喻之是以好之

時敏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且夫子之文章未甞言子貢則曰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既言之則曰不可得而聞也且性與天道如何分先生曰如何分得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則合天人而言耳蓋子貢於此始有所得既曰

文章可得而易言矣故曰聞也性天道非如文章可得

而易言所謂言者如曰言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云耳故

曰不可得而聞也

時敏問子見南子子路何故不悅先生曰昔在洛沈元

用亦以此問某曰聖人所為賢人自不識子路在當時

已疑況公生千載之後自是疑也沈曰使先生見南子

否曰某不敢見沈曰何故曰待其磨不磷涅不緇雖佛

肸召亦往況南子乎沈曰某七年之疑今日頓釋某曰

未也離此去郄又疑因謂時敏曰南子非正而靈公以為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欲見安能拒之子路以夫子為彼强也故不悅夫子為陳不得已之故若道之否塞蓋天厭之易曰見惡人無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時敏問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何故不對莫是子路謂葉公有許大夫子而不知故不對歟曰非也亦夫子難於形容賢且看夫子自道不過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已發憤忘食知之事也樂以忘憂仁之事也仁且智夫

子聖矣乎若常人不過誇大而已

有新第人来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緑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别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来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来隨伊川時敏歸語呂文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来見

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待講曰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慚

和靖集卷五

和靖集卷六

宋 尹焞 撰

師說中

先生既進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丞相曰朕省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趙曰陛下可謂知人矣德壽問先生卿如何養得如此粹厚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汪聖錫亦嘗舉此

先生為時敏說中庸至居下位不悅於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拱手曰孟子所得於曾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今孟子全取此一段載於其書但改誠之者一字為思誠而已其本在於曾子之三省與夫一唯而已可謂學問源流遠有端緒不失其正也如此先生嘗寫横渠數語於壁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年月日其謹書顧時敏曰横

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不閑

先生嘗寫言滿天下無過口行滿天下無怨惡兩句帖之坐隅顧謂時敏曰某寫此兩句也有来道好者也有愛其字而乞去者不知知某意否時敏問先生之意如何先生曰某意在此兩句未能得到賢且看從不敢上做来做来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再請益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至説言行則不言服及終則又曰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加益歟

曰不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以行言庶人則以利言此其大畧服至於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益則是王故只說言行他日又再書其後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月日某謹書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舊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却不說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

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時敏問事父母孝如何便能事天明事地察明察如何先生曰天地一也尊卑之辨不得不爾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父母人子之天地也那有兩箇道理故事父母孝則自然明察乎事天地之理察審而已舜明庶物察人倫是也賢於此上更宜涵養教分明

時敏問身體髮膚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孝之終也孝道終始於此盡矣又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前二而後三且立身行道非中於事君之謂耶先生曰前二者言孝道之終始不出乎行此三者言行孝之道不免有始中終之序墨子二本所以顛倒

吕紫微書問釋氏生死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其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迴賢佗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

做宰相輪廻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書至云既無輪廻人何苦為善而不為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為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

先生有書答呂文問胡春秋與他祖父所問不同辭云某再拜屢承下問所以未能一一拜答者以居仁聰明加之力學何待老拙豈非欲發其狂言乎見諭春秋改

用夏時未嘗有此說以傳為案經為斷尤背於理徃年侍坐有一說諸經是律春秋是斷未嘗以傳為案也昔夏君廷列見訪某嘗書數字與之曰若不得某心只是記他意此先生語若非居仁疑何以知其錯誤甚幸甚幸遇荒歉則憂死亡遇患難則生恐怖此乃士大夫之常情愚切以為不然此蓋見之未明養之未熟臨事乃爾敢以愚見布左右或以為然毋惜見教某再拜

先生作書後謂時敏曰前輩皆以左傳是按春秋是斷

如此則是孔子因傳而為經矣孔子却與左丘明一般

先生那有此說

時敏欲請伊川成編之語先生曰某無之今日所與賢說底話皆平日先生所以教某者公但記取若要看雜說不如看易傳易傳先生之成書雜說他人之所記因出一紙云某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出示朱公掞所編文字雜說欣然受之以呈先生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他日復請曰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

何必看此書若不得其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其後更不敢復請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葢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二言也其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絶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固亦多矣可不哀哉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寓九江氏君廷列恵然見過語及此道輒書以諗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十二年五月五日重書

以遺王時敏秀才其本今留汪尚書家

呂紫微書問先生某祖父侍講嘗說伊川矣諸儒解經不合全解謂聖人語言自有人不到去處更經秦火言義豈無所續其於易傳或有所見則隨記之今易傳乃成全書與祖父所聞不同何也先生曰某在先生席下數年後方學易序有七十二家易傳先生初教某或只得看一彖一爻須說盡諸儒解有未盡處然後始於巾箱中出他所說臨啟手足連封以付張思叔思叔能文

者也庶有所潤色明年思叔死其子以歸四明高抑崇今慈谿本是矣今見在據當時所見考校全書與不全書亦未可知

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先生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某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呂紫微書問伊川退朝納其告勑曰臣本布衣誤蒙聖聽置之講列無補於世今既歸田里亦願只乞布衣為

榮今先生亦合乞布衣而歸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
何也先生謂時敏曰居仁責我則是但其荷聖恩四章
不允復賜象簡筆墨茶各一百端硯金絲匣金鼎硯滴
各一令講孟子以進書成日賜四品之服當隨此上納
會稽有學者欲將伊川語編成門類請先生訂正先生
曰其學術淺陋豈能訂正先生之言兼是他人所記其
若說是人便信之豈不相誤不如只據見定識者自知
其非兼分成門類却是舉業

時敏欲學讀詩先生甚喜曰孔子教其子必先以此因舉横渠詩云置心平易始通詩又曰令人躐等躐相見便問易問春秋不知孔子讀易韋編三絶仲尼修經游夏一辭不措二經豈易言也若居業某又不曾理會多時賢要看詩甚善

先生為時敏說詩序畢因曰六經遭秦後可惜燒了多少好文字且如詩序與易繫辭皆須聖人作非後儒可及故讀詩不先之大序猶入室不由戶也讀易不終之

繫辭猶飲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
誰為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為之既採此詩必知其人
必知其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下則解師所增
如蕩言天下蕩蕩賚言予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
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先生曰伊川作詩序二篇外人傳之不真某一月請問
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曰為予出
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時敏問先生伊川五經皆有觧乎先生曰只有易傳他經則分與門人理會俟他時却欲會作一處看不期譎涪啟手足時却有中庸觧取出燒了曰易傳足矣何以多為先生又曰得他留此書在也好燒了可惜春秋聞分與劉質夫詩書不知分與誰詩序二篇則先生自為之不可不知

先生曰某向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云關中諸公欲節禮記出看伊川曰聖人語言與漢儒甚不同更幾時某當

為之惜乎伊川不及如言而死矣

先生到國門有詩二首一云首句闕為儒也道得成名可憐白髮垂前志懶着青衫逐後生一云少蒙師教指迷津老讀羲經味入神無限青山隨意好强來騎馬踏紅塵

沈元用欲將易傳逐爻取諸子史一話一言或其人所行有合於此者類而證之先生曰如此則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件事爾沈默然而笑

先生經筵講尚書有二典見行至說道則曰道一也豈可分而為二孔安國有大道常道之分則非矣張子韶敬服之曰師門有人矣

先生曰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得之已三施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

之意在此

先生曰詩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中庸之書稱之則曰至矣賢知其意乎時敏曰不知先生曰道有甚窮盡詩為文王作故終之以文王中庸為萬世作故終之以至矣不成上天之載只文王儀刑便了

先生曰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因曰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

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時敏問寢不尸江山徐先生欲作坐如尸之尸解如何曰既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則不寢無舒尸之時矣先生曰不必如此說只是必有寢衣伊川疑上文當連齋而言故曰必有

先生讀論語到柴也愚參也魯乂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時敏問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必先民之言夫子引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先生曰然亦如南人有言夫子引之則曰善夫

先生引東坡云孔子未嘗輕以仁與人亦未嘗輕以仁絶人未嘗輕以仁與人故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難而已未嘗輕以仁絶人故剛毅木訥近仁如此立作却也

好做文字

時敏問向來鮀商霖問伊川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段是孔子說耶伊川須要作孔子說若作子路說亦自好先生曰賢疑一箇曰字意記語者既說兼此四人之長可以成人矣又不當以曰字起故疑為子路說耶時敏曰非也以文義考之意子路起說蓋子路為人見利則思義見危則致命久要則不忘平生之言以為集四子之長則成人大矣故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此子路

自道也夫子不答蓋有深意先生曰不然四子之長出於德性三者之事在於致思德性則自然致思則勉强故曰亦可以為成人矣若曰字則門人記其發語之辭亦如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至於斯也不成曰字也是別人說

先生曰某向在虎丘一日閑行思量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兩句大有所得時敏問何所得曰言之易行之難今人要做聖賢遮莫說不得臨行一寸也進

不成步皆是不作

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須是先覺者惟賢若不能自明則為人詐而欺矣故大學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理明則物莫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

先生曰孔子稱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却是揚子說得好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視天民之阜無為也

和靖集卷六

和靖集卷七

宋 尹焞 撰

師說下

先生曰某舊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肴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覺愧於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

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於己自此亦當少戒輕為人解釋聖言也又曰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時敏問語曰是知津矣先儒以謂長沮譏孔子而言時敏意謂二人耦而耕曰是知津也作指桀溺而説如何先生曰不須如此説大抵學問不在新奇全在涵養以養其氣質而已

時敏問論語自第十八篇皆門人追記孔子之論辨門

人之優劣十九篇皆門人自述其所記聞故無孔子之辭至二十篇則孔子平日所論二帝三王之道孔子沒門人幷記之是否先生曰候更思之竟不得再請

先生曰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先生曰文中子亦好看如薛收問易子游孔子之廟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

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又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其皆帖之壁非後人所及也

先生曰文中子儘勝荀子荀子性尚不識如曰養心莫善於誠不知誠是何物孟子寡欲之言盡之矣宜乎退之言輌死不得其傳蓋有所據云

先生愛潔淨地有汙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

亦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黄

衲道服至破亦潔淨甞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

欲其精

先生曰學者須是勇勇則必有所為孔子曰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之如

何為無勇也易之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

履非禮勿履不是大壯之人其果能哉

先生曰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小知

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說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為孔孟之說乃所謂真知耳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祁寛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運數也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時敏問伊川語録載人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答曰會

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録伊川教人其不甚曉者多以常言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某嘗問莫只是順理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令不成書先生教我點頭因曰在蜀中有師說出某嘗作一小序云焞年二十始登師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掞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

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避寇來蜀得數本切觀之其間或詳或畧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然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自為師說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一日門人尹焞記

時敏問曰君子不施其親先生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不待乎施也

先生曰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聖人便是易

時敏看易至井卦先生曰吾人今日當且做第四爻工夫曰脩井也

時敏問印行有四先生中庸明道集載先生不曾講經此中庸誰解之也先生曰乃呂與叔經筵所解後來刪修不用者人取以為明道甚可怪也

先生曰伊川說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箇致字非聖人誰能道

先生曰考槃橫渠以為小人之詩則非伊川與其人說

得最好蓋賢者自歎之辭曰永逝矣弗得過君之朝矣先生曰十畆之間伊川亦不要如此說先儒謂國削小民無所居國雖削小民何至無所居耶此蓋魏人見鄰國十畆之桑者閑閑然因相約而去曰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逝兮故下篇又有適彼樂國樂郊之語

時敏侍先生閑坐聞寺中木魚聲顧時敏曰寺中打木魚何意時敏對曰嘗有小說石勝和尚言物死目皆瞑惟魚死不瞑以言定也先生笑曰雖小道亦有可觀又

曰古人以魚喻民今品數到者必佩之蓋不忘卹民之意耳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鞓帶先生笑曰其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為皂帶不足又要紅鞓紅鞓不足又要兼金盂

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為矣

先生病草見時敏問曰近看甚書答以先生病每日只與德元同候安否亦無暇看書先生曰不可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疑處更與德元商量德元相隨亦久想不至錯又曰人心須常有所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矣孔子曰七十而從心便繼以所欲不踰矩無暇一句不幾於放心歟呂德元請先生遺表先生曰其一部孟子便是遺表德元請先生孟子先生曰孟子也未成全書尚有第三篇及第十四篇某章未備公等將去修之時敏與

德元皆泣德元曰稽中等愚陋豈敢修先生書朝廷幸來取當以藁進耳先生首肯之

先生未啟手足前一月高抑崇執弟子禮來見先生辭以疾先生無後時敏與德元定鎮為後師魯之後故抑崇挽詩云七日夢楹還有後三年築室恨無從先生死時敏與德元疑所服作書問抑崇以孔子死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

出則否先儒謂弔服而加麻去古既遠所謂弔服不知何服也近世士大夫皆以皂衫單帶幞頭為弔服然黑衰元冠其可弔也耶若欲無服則不近人情若欲加絰則無古制令和靖不幸時敏等不肖情禮實有未安吾丈博古必有所見願推以教萬一高答書亦不過禮從宜而已先生没朝廷賜三百疋兩以葬時敏等門人列狀回納紹興十三年正月中旬門人王時敏編

師說附録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為吾當為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縕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為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錄序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

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伊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

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㸃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和寛所語録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頴悟䟽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甞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

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其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辨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記善錄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其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

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曰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

也

和靖集卷七

和靖集卷八

年譜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

是歲七月辛未日戊戌時先生生于河南府河南縣嘉善坊之第祖河内先生諱源字子漸叔祖河南先生諱洙字師魯皆有文集行于世考虞部員外郎諱林妣陳氏澗上陳公庾字叔易之女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八歲丁虞部憂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

八年乙丑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十六

二年丁卯

先生年十七為舉子時教授蘇昞季明一見大奇之謂先生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先生疑一日蘇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遂往見伊川先

生

三年戊辰

伊川先生授先生以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

四年己巳　五年庚午

先生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先生歎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禄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為養先生歸白陳夫人曰焞昨應舉策問

如此焞不忍答而出焞將不復應舉矣恐無以為養夫人曰汝以仕可為善耶汝以學可為善耶先生曰皆為善爾夫人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

六年辛未

先生學易於伊川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二十二娶張氏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四月十二日改元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伊川先生謫涪州

元符元年戊寅六月一日改元

二年己夘　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三十一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

五年丙戌

伊川先生以易傳授先生

大觀元年丁亥

先生年三十七新學日興諫官范致虛上言曰

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羽翼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四年庚寅

致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八年戊戌

重和元年　二年己亥

宣和元年三月一日改元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七年乙巳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是歲九月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東路宣撫使种師道上表薦先生乞召置經筵劄子云臣竊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政更新中外人才凡為公論所與者無不收用

況於尚德之選苟有其人理不可遺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故尹源之孫尹洙之姪孫學專師古行足厲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稱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臣非職事素所深知有旨召赴闕

冐昧薦聞不勝惶懼之至取進止

今河南府以禮津遣先生辭曰欲寡過而未能安足以上副此遣河南府守臣王襄引孔子不俟駕之語促行先生曰焞草萊之臣不敢當君命不俟駕此孔子當位時事若不在其位則不然也王襄曰先生辯矣再有旨促召先生不得

已至闕又謝不敢朝上知不能留也十月詔賜

和靖處士放還山告詞云勑西京布衣尹焞慶歷間有賢臣馬朕不見也每

覽國史高其節概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

頹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賜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

舍人劉正行

戶部尚書梅公執禮兵部尚書孫公傅

御史中丞呂公好問戶部侍郎邵公溥中書舍

人胡公安國諫議大夫徐公秉哲又同奏乞特

加職擢奏曰臣等伏見河南布衣尹焞德備中和學窮根本言動惟時皆可師法罷識

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津遣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職擢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二年丙午金人陷洛陽

先生闔門遇害張夫人與子鈞俱死于賊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潛載以逃尋訪尹氏遺族遇先生之弟武功府君燭及武功夫人全氏攜姪填逃匿民舍時亂兵間尹氏僅存者先生與燭填

三人耳
墺時甫八歲後以先生郊恩補將仕郎終於通判金州先生傷重

不能行家人輿舁匿山谷間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年五十七在長水山中

二年戊申

先生在長水山中長安陷劉豫僭號使其偽師

趙斌畀詞厚禮儀從甚盛以兵刼先生于山中

先生抗駡不屈夜徒步渡渭攜墺及邢氏女潛

匿劉水谷中

三年己酉

先生在劉水

四年庚戌

先生自秦中至永興軍黄覓谷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年六十一

二年壬子

先生隨楊彥中入蜀至閬州時張公浚宣撫川陝門人呂稽中為計議官延請館先生于閬中遂至遂寧復往瀘南子婿邢純官所又過戎溆

七月二十五日有題伊川易傳後語

三年癸丑

先生往來至巴中廣安軍弟燭武功府君卒于廣安

四年甲寅

七月二十三日邢純監涪陵酒稅復迎侍先生以徃先生寓館於涪州千福院十二月望日門人馮忠恕來有題馮聖先墓銘跋語

五年乙卯

先生寓涪扁一室曰六有齋名所居曰習堂六月十五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范冲舉先生自代有旨尹焞召赴行在仍令川陜宣

撫司以禮津遣九月十二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再奏蜀道雖通然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緣起發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川陜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赴行在所十月初三日宣司發省劄至涪州時涪守李瞻備禮至千福院津遣先生申宣司辭免二十八日宣司再牒涪州備

坐聖旨指揮差撥人船以禮津遣先生再申宣
司乞備録奏免時上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蓋自
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十一月六日遂降旨尹焞
特授左宣教郎除崇政殿説書仍令川陜宣撫
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津遣赴行在所十一月二
十七日宣司准入内内侍省御前金字牌并御
前實封劄子付下左宣教郎説書告并差幹辦
官蔣世雄來涪州尋訪先生居處催促起發涪

守李瞻申尹處士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
潔邦人莫得而見非有司文移可致
六年丙辰
正月宣司差官委夔路運副韓固運判王肇知
涪州李瞻請先生之廬備禮再三勸勉起發十
三日先生以告繳納涪州軍資庫再申宣司辭
免三月六日又降旨促召四月六日又准省劄
催促五月七日宣司再得旨催促及又差使臣

史誠等解祀笏等來先生不受仍以繳納涪州軍資庫八月十八日有跋馮聖先墓銘後序自五月以來宣司所差官日夕候門不敢去至九月十七日先生迫不得已登舟啟行又申制司以病不敢受誥乞於前路聽候指揮先是伊川先生有祠在涪之北巖九月二十五日先生以文告於伊川之祠而行其文云有補于世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云云

先生既行蜀人又於北巖立先生之祠焉十

月至夔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又降劄促令疾速兼程前來仍不許再有辭免

七年丁巳

正月十三日先生至荆南朝廷再降劄促召二十一日至鄂州二十三日又准尚書省及御前實封劄子促召先生又以疾乞自便將理二月十九日至江州二十五日及三月十七日又連准省劄催促二十一日又申江州乞具奏辭免

四月四日至五月五日凡三劄催促五月二十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張浚又上疏力薦乞更加禮津遣五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五月二十九日已時御前金字牌備張公浚劄子又加促召先生又繳申江州乞自便尋醫六月二十四日又准省劄促召先生又以疾辭八月又得旨令江州守臣以禮津遣九月先生至建康府界先是

左司諫陳公輔上言請禁伊川學至是先生因
併引以辭涪州所差隨行軍員何伸以本州所
繳崇政殿說書告乞祠劄等繳納行在激賞庫
何伸狀云見附集九月十一日朝廷又以官告祠劄等
劄下責付先生家屬交領又辭上曰尹焞可謂
恬退矣辭免之奏十數上而未止候疾痊安即
召對又降旨遣宰相趙鼎及叅知政事秦檜出
國門存問慰勞仍先賜御府金帛藥等先生再

力以疾辭官九月十三日又降旨體劄下事理疾速祗受告命仍具知委文狀申尚書省先生又列前後所上二十狀繳連乞收還恩命十月八日又劄下令候痊安日令閤門引見上殿先生以病未敢受告閏十月一日又劄下訪聞本官今已痊安所有告命即疾速祗受閏月初八日奉聖旨尹焞除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又辭十一日奉聖旨不允令先次朝見赴講筵

供職十二日先生始入見力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從程頤學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遜謝辭不獲命遂供職講筵承續講衛靈公之末章稱旨遂給筆札解論語以進時先生又力辭秘書之命十五日奉聖旨不允先生既再辭不允又乞致仕左僕射趙公鼎奏曰尹焞有山林之志不樂留此願以禮留之上遂再加錫賚

八年戊午

二月車駕還錢塘先生以病從百司先行二十七日除秘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又凡五辭三月病少愈力疾赴講筵先生每當赴講之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

反之又安得不敬十三日詔促解論語四月九日乞免史館并修日歴職事從之十四日再乞歸田里十七日又於經筵留身求去且曰士大夫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上曰待與卿在内宫觀先生力辭翌日上以諭叅知政事劉公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為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十八日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凡

三辭不允又乞致仕又不允二十日進呈所解論語五月四日詔賜緋衣銀魚復被旨解孟子上曰楊時物故胡安國朱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甚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薦焞八月十三日詔先生講尚書冬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吕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二十三日除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

先生力辭不允十一月十六日先生以疾在告十九日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時先生再乞宫觀不允二十一日又除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和議金人遣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通古在館浹旬朝議未定人情洶洶先生在病中力疾上疏極諫以為不可墮金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反復千餘言又以書切責秦檜檜大怒書疏並見文集

九年己未

正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仍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而寵禄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我何功德以當之上表力陳當去之義有五檜見而益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負天下重望凡所奏陳乞付中書詳酌行之先生又力辭乞歸田里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十五日先生既得祠即離國門仍乞追還待制職

名不允二十日至平江寓居虎邱西菴扁上方所居之室曰三畏齋時門人呂稽中呂堅中祁寛蔡仍蔡迨黄循聖徐正夫侍十月十七日有

書伊川修禊帖跋語

十年庚申

先生年七十正月十七日有題蘭亭碑軸後語先生曰吾無功而為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七十而老尚矣遂上章乞致仕二十二日得吉遷

一官依所乞致仕時先生子壻程暐為桐廬令九月十五日先生自平江徃桐廬館於縣齋二十五日有題桐廬縣齋詩十月初十日有題雜後語十二月子壻邢純為浙東撫屬遂迎侍先生徃會稽時門人呂稽中堅中虞仲琳祁寛從行

十一年辛酉

先生寓居會稽

十二年壬戌

三月晦日有題温公莊子節帖六月二十六日有答謝用休書十月先生病十一月初四日先生病革初五日先生卒年七十三上聞而悼惜之命特贈四官自奉議郎贈朝請郎徽猷閣待制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

和靖集卷八